

我在华大七年 何国瑛



今年是华西协合大学建校 110 周年，金开泰老师花费了很大的精力，搜集编写了《灵秀华西坝——抗战时期华西坝人物荟萃》，记述了五大学时期在华西坝上那些渊博的老师，勤奋的同学以及他们后来的走向，以众多的个案展示了华西坝的辉煌及对中国的进步做出的贡献。时光已经过去了 70 多年，当时的亲历者已经不多。他找到了我，希望写一点当时的亲身经历与感受，从一些点滴帮助人们体味当时的情景。我很幸运，在那艰苦的年代能就读于“天堂”般的华西协合大学，与五大学师生共处，后来老天又特别眷顾，到今年已 98 岁，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，但一些点点滴滴总还记得，所以也就乐意接受了。

我 1922 年出生在上海，1941 年高中毕业后将上大学，想读最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。当时又只有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有医预科，念三年后可以考协和医学院，所以我报考了东吴大学医预科。那时苏州已沦陷，东吴大学迁到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，主科是生物和化学，还有英文、数学等。

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兵侵入了公共租界，学校停课，我也失学在家。姐姐和我想离开上海。不久才跟随要回洛阳、西安的陇海铁路家属。几经周折才到洛阳、西安。再搭黄鱼，经宝鸡、广元，剑阁、梓潼，成都，才到重庆，找到在交通部綦江铁路工程处任职的父亲。姐姐就读在北碚复旦大学。我想读在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。暑假徐伯伯的儿子徐昌权回渝。他在成都华西大学牙科学习，说华西大学好，尤其是牙科更有名，父亲的同事也说华西好，抗战时又有多所大学内迁，实力雄厚。因此我便随他来到成都。

当时华西坝上已经是五大学联合办学，专家荟萃，师资雄厚，也是华西得到发展的好时期。华西大学中西合璧的建筑，先进的教学设备，宽广的校园，漫长的林荫大道，如茵的草坪，钟楼前的小桥流水，赫斐院西的小溪边的垂柳，犹如一个大公园。置身其间真是人们所称的“天堂”。

徐昌权先将我送到女大院，将我的行李放在他们同学陈文联、孟庆禄那里，然后陪我到事务所谈报名入学的事。校办听了我的想法后，让我们去牙科。我们到了牙科，见到了周少梧教授，向他说明了情况。周教授只同意我从一年级读起，

并让我去女大院看有没有床位。华大实行的是学舍制，女大院是基督教妇女传道会修的，学舍亦由妇女传道会派人管理。我们回到女大院，找到了前院舍监德乐尔女士 (Miss Downer)，她说没有床位了。我一听急了，没有床位，我便无法入学，便说睡在地上都行。她和霭地说：“想办法收你”，给了我一个同意的批条。我拿了她的批条便去办理了入学手续。

办好手续后回到宿舍，德教士把我安排在阁楼上的大房间。前院宿舍都是三人一室，而我们是四个人住，显然是临时增加的。同室的有陆琪芳、罗爱梅和陈伟真。每个人一张藤绷子床，一个小书桌和一个小柜子。安定下来了，我感到在此学习，实在很幸运。陆是香港医院的护士，来成都找她的男朋友陈夔仲，她先想学医，有了家政系，便改学家政系了。二年级本可住后院，由于她的关照，我仍住前院，Miss. Downer 指定了两个新生做我的妹妹，一个叫马励屏，一个叫陈可。还有韩棣华，她主动要我当她的姐姐。这三个妹妹，断断续续都有联系。马励屏是广东人，一般称她为马女，后来她自己说因为学的是社会系，所以善于交际。她先住在香港，以后去了加拿大。华西 100 年校庆时她和杜珊也来了。以后便通信，互寄贺卡、几年后未收到她的贺卡。韩棣华后来在上海儿童保健所任高级儿保师，致力于婴幼儿保健、心理、早期教育的研究。她还送给我一本《0—3 岁婴幼儿心理与优教》。我去上海，她陪我参观当时新建的图书馆，购物。后来她定居于澳大利亚，我们仍保持着联系。陈可曾代我抄过生物化学的笔记。联系上后她寄了一本书，以后我们建立了微信，至今时有联系。

1943 年开学体检，X—光发现了肺结核，Miss. Downer 帮我订了牛奶，在她们的厨房里烧开，让我到她里去喝，并督促我每天早些睡觉。她对我的关怀至今难忘。

一年级的主课为生物和化学，生物老师是张明俊，实验老师是胡淑琴和一位燕京大学的女先生。我在东吴大学学过生物，作过实验，很快便将标本处理好并画好，老师验收了便可以下课。一般下午四点钟便放学了。

上化学课的人很多，约 120 人，有化学系，医牙科及家政系的，还有其他大学的一些同学，在化学楼阶梯教室。吴纯熙老师点名时使用编号，由 1—120 号。那天我和罗爱梅坐在第一排，我是 3 号，罗是 4 号，陈先华 11 号，侯慧存 12 号。实验老师是陶海鹏与万惠新老师。一次化学测验两题，我都做对了，可卷子发下

来，我只得了 60 分，我问陶先生，“我两题都对了，怎么只得了 60 分？”他说：“你的方法不对，但答案正确，所以才给你 60 分”。我的计算方法是在东吴大学学的，计算方法较简单，我不服气，便找万先生，她说：“你是对的，我去给陶先生讲，你不要呕气。”她一说我反而哭了。后来陶老师也未另眼看待我。

由于学习很轻松，我和罗爱梅又去跟刘延龄教授（Dr. Agnew）学声乐，参加了弥赛亚合唱团。刘教授平易近人，与团员非常随便。在上海曾跟丁善德学过钢琴，还想再学钢琴，但名额已满，就跟 Miss. Downer 学风琴。

1943 年钱和年从北京来，宋蕴珩从天津来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钱和年学习勤奋，她还学习小提琴，开始拉得很难听，她不厌其烦，终于拉得熟练了。1950 年加入东北招聘团去了北京。她和余铭鹏相好，最终结婚；宋蕴珩对人很诚恳热情，在生活方面时常照顾我，抗战胜利后她回天津，直到 80 年代，才恢复了联系。

某日我回女大院，在路边拾到一枚钻戒，便写了一个告示，随后便被失者取走，她要给我钱，被我拒绝了。

1944 年暑假结束，由重庆返校时，在简阳石桥遭遇车祸，我右肘部骨折，被送至华西新医院外科住院，包了石膏。但打破伤风，对血清过敏，发烧，全身出现皮疹，其痒无比。有时有外籍护士护理，给我擦澡、洗头发。那年主课是解剖，主讲老师何光箴，要求非常严。幸亏我预先请杨振华教授写了一封信给他，他才准许我上课，他分配我和敬以庄一组。没多久，发现右小指及食指麻木、肌肉萎缩，在侯家吃饭时，侯教授说尺神经受压，要赶紧手术。我赶快去请杨振华教授拆了石膏，作尺神经移植术，并加强训练，才逐渐恢复。

我与侯慧存关系也很好。侯家在华西后坝的骆园。每逢节假日她都要来女大院找我说：“妈妈请你去吃饭”。她父亲侯宝璋是有名的病理学教授，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。他上病理课讲课生动风趣，深入浅出，有时像讲故事。他说淋巴细胞幼稚时大，成熟后就变小了，人也是这样，成熟后也就谦虚谨慎些了。这话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侯师母廖文瑛非常慈祥，很有风度，心灵手巧，做得一手好菜，缝纫手艺也很高，子女的衣服、鞋子都是她亲手所做。她们家有五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她们全家的口才都很好，讲话生动活泼。经常讲笑话令全家发笑。我在他们家里也很开心随便。慧存与彭文伟相好，结成了终生伴侣。我与张铨老师家也很好，张师母经常请我去吃饭。张先生耿直，也很平易，他还是我和先生徐明骥的

“红娘”呢！。

在华西坝，我还遇到小时候在徐州就认识的孙德芳。她在金女大音乐系，虽然只是一般的朋友。但我遭车祸，住院期间，她来医院看我，当时我睡着了。据护士说她不让唤醒我，一直坐在床旁等我醒来，令我很感动。她曾被选为“仪态皇后”，后与空军参谋长赖名汤结婚。随赖到英国，考入伦敦的音乐学院专攻作曲，获硕士学位。后来去了台湾，作曲很有成就。

1945年暑假，8月15日在重庆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真的非常非常兴奋，都喝了酒庆祝。返校后想到可以回上海，而上海又没有牙科，因此决定转医科。这时已将近半学期，我请叶仁辉代我写了一份用英文写的转系申请书。前三年医牙科的课相同，只是四年级牙科学牙体形态（罗宗賚老师教），医科学寄生虫学（徐国清老师教），转科不久将期中考试，寄生虫标本摆了出来，徐老师对我说，你以前没有看过，现在好好看看，我很感激他对我的帮助。1946年我回上海准备转学到上海，一打听又要吃亏，便又回到了成都继续学习各临床学科。见习外科时，我患了阑尾炎，便到外科请高年级实习医生帮我化验血，结果白细胞升高。那天是星期天，一般不作手术，恰好胡祖遗（Dr. Wilford）老师来病房，立即亲自给我作手术，住院总医师何贵义作助手。这年统考，郑义忠说我的妇产科考得最好。

进入临床，比较感兴趣。先生都用英语讲课，很喜欢听黄克维和程玉麟的课，他们的英语很流利、好听。当见习生时，我和郑义忠一组，参加临床病例讨论，颇有收获。在外科遇到一个腿部肉芽肿病人，胡祖遗问我们如何处理，见大家都不发言，我便随口说道：“Suture”，他说：“No, No”，要用酒精消毒周围，又用生理盐水清洗创面。我很难为情。

实习时，我和哈献文是搭档。两个人管一个病房，一人要分管15—16个病人，相当辛苦。收一个新病人，从问病史、查体、用英文写病历、做三大常规，遇到特殊病人，还要作特殊化验。早晨主治医师或主任查房，要用英文报告病史、体检、化验结果及诊断。外科病人还要换药，那时没有值班医生，如有重危病人，病情变化，先找主管的实习医生处理，实在处理不了，才找住院医生。实习结核科时，要做人工气胸，一次侯助存来做，他已做过几次，我就大胆给他做了。有的同学说：“你真胆大，我们都不敢给熟人做。”我们都喜欢在存仁医院实习眼耳鼻喉科，这里伙食好，而且学术风气浓厚。查房都要讨论，每周还有两次学术报

告，实习医生也要做报告，我曾报告过一篇英文论文。主治医生是纪大夫，住院医师是罗文彬，罗做了首例鼻泪管吻合术，我给他作助手。我也曾单独做过双眼皮手术，受到了护士长的赞赏。

即将毕业时，工作要自己申请，我想回上海，就没申请留校。谁知5月份上海建立新政，与成都交通断绝，无法返回，留校名额也满了。杨嘉良老师也帮我联系过，确实没有名额了。后来省医院儿科来找我，我便去了位于青龙街的四川省立医院。从此就在四川扎根，过了一生。

回忆起过去，尽管物资匮乏，生活清苦，但精神饱满，实实在在，刻苦努力；尽管一天天平静、平凡地过去，但生活总是与时代一起跳动，为着未来而坚定地努力。更有幸那些渊博的老师，给我们以关心，给我们以知识。那些同学也都是那么勤奋，为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后续的成就在社会上有目共睹。我自己虽然能力有限，仍然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，老师的教导。